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七

疏四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秦族訓秦言古今之道萬物之精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禍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週延之則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驎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靡蓬未轉轉變也而日已翔矣鳥居也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矣魚居也矣矣魚居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吐陰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

春雨之濯萬物也輝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涸故詩云慷慨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千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何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感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精稜氣之使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之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矣仲不能旅旅非却也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指業者象也三年而成堯柯蒙芒鋒教頓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業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

及也至矣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項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大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合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也兌說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期非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榮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風蟣氣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

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寢也其於淵也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謬胸中訟容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靡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賤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大王曾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釜甄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今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曾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長分別長者得者而斑白不

戴負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穿者努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徹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督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據道以被民而民非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樹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天能備則大也化馬鑿龍門則大化則細天而微作則小矣關伊闕決江濟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擊草登葛藟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審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今難司夜今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鍾鼓管絃之音

有悲哀之性故有蕢經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按簡車馬也出曰治兵入曰操作也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商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雞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善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

明堂有本之官有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時十二月之政令也。以辟疾病之舊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瘠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今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麓於山曰麓堯使舜入乃屬以九子九男贈以昭華之王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朱克夫物未嘗有

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變之初作樂也變也與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橋之具生肉為鮮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究惡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降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故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

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待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通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樂之失淫樂變至於詩之失愚詩人怨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禮之失佞禮尊尊春秋之失訾春秋絕不避王人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負與方輶從衡橫勢施便也駮欲馳服欲步駮駮也帶不厭新鈞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而春秋大

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宋共公夫人喪夫火待侍毋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群群之紛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跡虛輕舉乘雲遊霧奇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勇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貪進關而不可今持牢重者可令填國而不可今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

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煩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苟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贖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則煩而故大較易為智曲辨難為慧故無益無功也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贖也眾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辨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微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枝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參菜成行厥既有是稗薪而費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負中規方中矩動

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將盃而食洗爵而飲置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養衆矣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簋簠器方中者為簋圓中者為簠也列樽俎設邊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伐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看贖不牧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檮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也犬群隼行則擊天必有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也而兵馬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乘人故舊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

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夫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軍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今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俾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茨積土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腐體流漸弗能汙也腐保骨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姦路與

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擊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病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士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官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官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壘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藏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飾其家窺其戶閭其無

人無人者非無眾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魯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鏡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嚴刺皮為龍聖文所以為事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尊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備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知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

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
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美也德足以
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
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
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
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
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
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
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
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
若風之播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之使
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
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
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
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
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
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
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
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
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

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
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
五味使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
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
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
以定天下錄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
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
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
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
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
子瑕也彌子瑕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
子瑕之妻也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
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
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
樹米而秋生之曾子架羊架連祭所
以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
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違不
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汗曰伊尹之道也分
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
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
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

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
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趣
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
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
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
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
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曰子方反
皆親文侯臣
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
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
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
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
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
之晝吠鴉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
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
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
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並行聖人
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弟中
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
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吻
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

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此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此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惟德君子來福不曰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高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操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官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曰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藉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

天下之心紂之地在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闈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戰而戰主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鄭錡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炮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捩胸而朝天下百姓誦詠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閭閻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之鍾以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墓以鞭昭王之官吳之入楚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發乾谿之役靈王伐徐也外內播動百姓罷弊奔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之比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黍飲水草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

變土地不易民性不誅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鄭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於魯而戎伐之楚丘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慕越之行無益於恃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水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水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聵者不

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
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
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
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
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
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大山富於江
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
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
變無窮莫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
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
○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
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
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
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
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
目則射快金曰深目所以又況知應無方而
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憚見頌綬而不惑晏然
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
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數食氣者皆受
焉其為君亦患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為師

亦傳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
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
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
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
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之高備隄防則水
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鳴厲之膏養士則名譽
必榮矣以弋獵博奔之日誦詩讀書閱識必
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
凡學者能明於天下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
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畧夫天之
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禮節制度操而為
官室制而為舟與是也治之所以為本者仁
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
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
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
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
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
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
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
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

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
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
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耀其枝也
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背
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
也不益其厚而張其靡者毀不廣其基而增
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
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
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
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則上
○軍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
今商鞅之落塞落之以刺塞之以申子之三
符中不常治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張
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生之情也張
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生之情也張
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內
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
子囊楚大夫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
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
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
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之施於結管聞其

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
 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
 房陵之漢中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山水之嘔
 者莫不殫淨荆軻西刺秦王荆軻無人大子
 阿對之也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調於易水
 之上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也聞者
 莫不瞋目裂眦疑植穿冠因此聲爲樂而
 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
 而不可好也弁冕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
 也大羹不冠也朱絃漏越朱絃絲漏穿一唱而
 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
 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
 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
 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
 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
 五子謂商鞅中子所以便說擬取也非天下
 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
 其隸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
 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
 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

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
 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薪巖之
 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
 之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酒之行也
 師延爲平公鼓朝譚北鄙之音衛重公宿於
 所爲則作朝譚北鄙之音也師曠曰此亡國
 之樂也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得此者必於
 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
 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空衰也巧詐
 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
 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
 輻各以其力疾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
 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
 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
 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
 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苟
 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遠至治寬裕故下
 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爲秦立
 相坐之法相坐之法一家坐之而百姓怨矣吳起

爲楚滅晉祿之令政者收滅而功臣畔商
 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
 然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
 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
 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
 不善也然而史蘇數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
 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吳王夫差破
 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小白奔莒
 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狄犯隨而輔之知
 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備政不治
 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
 色趙襄子再勝期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
 亡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
 之也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
 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辨之外者也九辨九
 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暴也離先稻熟而農夫
 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孝子婦跪而上

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
 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初既而親
 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
 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撥也
 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讎之怨故事有鑿
 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
 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
 利而所生足以為瀆愚者或於小利而忘其
 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非岸者為其來蜂窮
 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鷄也故事
 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
 行基者或食兩而路窮行基謂大博也或予蹄而取
 勝予蹄子對家一基也偷利不可以為行而知術可
 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
 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
 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恃謀之事矣
 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
 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
 代之所昌故書曰能拓且惠黎民懷之何憂
 謹堯何遷有苗堯堯有苗所故也知伯有五過人

之材知伯失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也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
 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而身
 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二居任用后勝之記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
 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
 察慧捷巧的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鴻烈解卷之二十七



淮南鴻烈要畧間詰卷之二十八 疲五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要畧凡鴻烈之有二十篇者其要畧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
 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袖引玄
 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愬要舉凡而
 語不剖判純撲靡散大宗此標太素也則為大宗事本也則為
 人之惛憒然非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之
 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
 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
 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
 有地形有時則有冥覽有精神有本經有主
 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遺應有記論有詮言有
 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秦族
 也原道者虛牟六合虛牟由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
 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為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
 虛無之軫軫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
 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
 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也時則專天而
 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